

# 终极“算法”

□ 丁小村

1 一个人认为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;选择应该做什么,不该做什么……这些问题并非脑子里瞬间闪过电决定,上帝并没有在我们脑中安装一个按钮,像开关一样随手按下去。

很多时候,看似随意的选择,里边包含了我们的文化传统、道德判断、伦理选择、价值评判——当你看到一个孩子横穿马路即将被车撞上的时候,是冒着风险去救他,还是假装没看到……

每一个置身事外的人,都可以批评那个假装没看到的人,但是假如把你自己放在这个场景之中,你最终会选择怎样做,其实很难说。

因此,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难题。我们只要生活在某个社会,就会遇到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——也就是伦理问题。每一个人都经常做这样的选择判断,因此伦理学经常把一些极端问题(类似于一个数学建模或者物理实验)推到我们面前,让我们回到生存现实中思考问题。

今儿给大家推荐一本有意思的书:《电车难题》。

2 “电车难题”是伦理学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题目,最早由一位伦理学家提出来,他大致设想了一个这样的情景:

你站在天桥上,桥下是一条铁轨,铁轨上边有五个工人正在工作,这时候远处有一列失控的电车开过来,眼看就要撞上这五个工人。如果铁轨上有个扳道工把这个电车引上岔道,这五个工人就安全了,但是现在没有扳道工,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时候你身边走过一个胖子,如果你把他推下天桥,刚好落到铁轨上,就可以堵住失控的电车,这五个工人就得救了。

那么:你该把这个胖子推下去,牺牲他一个救五个工人么?

也许你觉得这个命题很简单:那就把胖子推下去,他一个人牺牲了能救五个人嘛。

那么跟着问题就来了:假如这个胖子是你好朋友呢,是你亲戚呢,是你爸爸或者哥哥呢……

还有别的问题:假如胖子是爱因斯坦呢,假如胖子是个将军呢,假如胖子是你公司的老板呢……

利害判断和情感选择之外还有法律评判:胖子的家属把你告上了法庭——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,你是否有权力决定胖子的生死——不管你为了什么。

3 这个“电车难题”太迷人了,以至于几十年来,网络上和线下都有了专门的车电难题讨论组,全世界的伦理学者和爱好者都加入进来,许多伦理法律和宗教讲堂,会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当成辩论话题。以这个“母题”为基础,大家还想象出了很多很多类似的情景,都被称为“电车难题”。

比如这里有一个:  
医院里急救中心送来五个受伤的人,如果他

们立即得到换器官的机会,他们都能活下来。现在医院里边就有一个各种器官都好的人,但是他得了绝症,在将来不久会死去。作为主治医生,你是否可以现在就决定,用他的器官来拯救那五个人?

医生能够决定那个得了绝症的人什么时候该死吗?——即便他的确快要死了,即便这样做可以救活五个人。

4 全世界的爱好者都参与进来讨论这些“电车难题”,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选择,实际上包含了种种疑问,到最后,你发现这的确是难题——因为我们面对人类种种伦理认知、道德判断,功利选择和良知拷问。

《电车难题》这本书,介绍了“电车难题”的来源与几十年探讨的方方面面,它设想电车难题已经得到选择,但是面临着各种法庭辩论,于是让检察官、律师、法官、被告和原告、学者、牧师、学生、普通百姓……社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参与进来,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对此进行评判。

最后,“难题”终究还是难题,因为只要我们还

需要伦理选择,这难题始终存在,与其说它是个难题,不如说它是我们人类伦理的各种选择和进化、拷问和提升。

5 据说谷歌造出了智能驾驶汽车,然后上路做实验,做了很多实验,智能驾驶汽车从未出过事故。但有一次例外:

在某个十字路口,发生了撞车事件。事故的责任人不是智能驾驶汽车的机器人,而是这辆智能汽车后边的一个人类司机——他摇头晃脑听音乐走神了,和这辆智能驾驶汽车追尾了。

这很有意思:人类总是比机器更容易犯错。但是人类有些“对与错”的问题,机器是永远都想不到的,比如说——

现在有一辆智能驾驶汽车,它在事故发生的瞬间需要选择:要么撞上一个男人,要么撞上一对牵着手的母子。机器的“算法”是判断和选择,人类司机也得判断和选择——通常人类司机不需要“算法”,他可能头脑充血,神经高速运转,不知道自己会撞上那个男人还是那对母子;但机器却很清晰,它会在一瞬间用“保险赔付多与少”、“牺牲一个人还是两个人”、“牺牲年老的还是年轻的”等等无数种“算法”之后,决定这次事故中各人的生死。

“算法”何等冷酷啊!

而人类的伦理却是带有温度的:人类也许会犯无数次错,但人类却很难做到像机器这样的冷酷“算法”。

这就好比“电车难题”:你真的觉得你把胖子推下天桥,会很理直气壮么?

# 病毒之外

□ 丁小村

1 新冠疫情以来,所有人都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。人类的灾难把人类变成了共同体,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。

当我戴上口罩,裹紧全身,只剩下一双眼睛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,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我与这个世界的隔离,我还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大的距离——

这不是防范病毒传播的三米距离,而是更为令人惶恐和恐惧的: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离、防范、猜疑,乃至迫害。

幸亏它只是一场传染病,我们被迫戴上了口罩和手套,眼罩和防护服……令人恐慌的想象是——如果我们只能如此,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又还有什么意义呢?

想象一下,我们不能彼此亲近,不能牵手,不能拥抱,不能卿卿我我、窃窃私语,不能亲吻……我们只能隔着一层塑料相顾无言,我们活成了防护服包裹的个体,那这样的活着,真是生不如死。

也许灾难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:我们所做的一切,都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性后果;我们中的某个人生病了,会成为他人生病的源头;我们天天和我们的亲人爱人在一起,把拥抱和亲吻当成平常事,但当我们置身灾难时,这一切又是多么奢侈;我们渴望走在热闹的人群之中,热爱和朋友们的一次聚餐,但当灾难来临时,这一切都成了风险……

一场流行病的暴发,使我们感觉到生命的脆弱、人生的无常,也使我们感受到亲情与爱情的珍贵,使我们感觉到活在人群,既是幸福的也是带有风险的。

2 在宅着躲避病疫的时候,我读了一本小说,这是英国悬疑小说大师肯·福莱特的作品《白色病毒》。不像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或者《鼠疫》这类描写灾难的小说,《白色病毒》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次病毒灾难被终止的故事。

圣诞节的时候,英格兰地区的一座小型生物制药公司的实验室里发生了安全事故。一个实验室员工可能把病毒携带出实验室,他本人已经消失一周多了,这意味着他有可能被病毒

感染;最可怕的后果是,如果他本人感染了,还可能把病毒传染给社会——这意味着一场夺取千万人生命的疫情即将暴发。

公司新上任的设备安全总监托妮是一个38岁的精干美女。她曾经在警察部门任职,因为和男朋友分手,她进入了这家制药公司担任安全方面的主管:她对安全防范进行了精细处理,杜绝病毒样本泄露,也防范公司新药科研项目被窃取。

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圣诞节,公司老总、科学家斯坦利·奥克森福德正在乡村里和儿孙们共度每年一度的圣诞节。虽然他的妻子已经离世,但家里保持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聚会:大女儿奥尔加、小女儿米兰达和小儿子基特,他们各自各有各的烦恼。

大女儿奥尔加和丈夫貌合神离,作为律师的她自私而强势,她更关心父亲的家产。小女儿米兰达离异带着儿子,男朋友是一个看似软弱无能

的杂志主编,还带着一个和前妻所生的女儿——正处在叛逆的青春期,她在前一次婚姻中遍体鳞伤,只期望得到一份平常的幸福。小儿子基特,则因为偷窃父亲公司的钱财被开除了公司,现在陷入巨额赌债中,正预谋勾结外人窃取父亲公司的科研成果以解决自己的危机。

这个家庭看似欢乐和睦幸福,却也处在各种分崩离析的隐患之中,就如同一场灾难即将来临。

3 美丽的托妮是前任警官,与同是警官的男友相处了八年,最后分手了。她美丽而孤傲,成为斯坦利公司的设备安全主管,她做事干净利落,尽职尽责。面对病毒泄露,她感觉到了可怕的灾难性后果,迅速而干练地处理:与警方沟通,隔离与防护,处理公关危机……总算在圣诞夜之前暂时结束了这场危机。

但更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公司老总斯坦利的小儿子基特因为欠下巨额赌债,被胁迫着策划偷取公司的新药试剂,在安全防范极为严密的公司里,他偷取了父亲的钥匙,更换了公司的保安程序,偷偷进入了公司最高安全级别的样本保护区。

他不知道的是,答应购买新药

试剂的买家,真正想要窃取的,是公司里最危险的病毒样本——恐怖分子将把这种病毒释放在圣诞节的伦敦,这将造成千万人感染病毒:他们将咳嗽,发烧,然后眼睛流血,痛苦地死去……

托妮在圣诞夜里赶到公司的时候,病毒已经被偷走——她只身去追踪罪犯,最后追到老总斯坦利的家中,这家人正面临着犯罪分子的屠刀……最终托妮打败了这几个偷取了病毒并且准备和恐怖分子交易的罪犯,将他们绳之以法。

4 肯·福莱特是一个惊险小说大师,他的读者遍及全世界,他的小说情节跌宕惊险,让读者沉迷其中不能自拔,号称“通俗大师”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他写出了《针眼》《鹰翼行动》《寒鸦行动》《大黄蜂奇航》等谍战小说,以二战中同盟与轴心国的谍战内幕为题材,熟悉历史、了解新科技和新知识,让他的小说充满了悬疑感并且富于知识趣味。

在《白色病毒》这部小说中,肯·福莱特对生物病毒的描写,立刻把我拉进了当下的现实,这部出版于2004年的小说,是以“非典”暴发为背景创作的,之后还暴发了禽流感

和埃博拉,可见作者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快速反应以及丰富的学养和想象力。他对公司安全防护的描述,涉及到最新的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,让人耳目一新。他对各种科学和知识的熟谙,让人叹为观止:比如二战时代的飞机和航空、情报和密码、城市建筑和风情……这也是让众多读者所叹服的。

肯·福莱特也是一个熟悉人性善于描写爱情和人际关系的作家。在这部《白色病毒》中,他以女主人公托妮的视角为中心,讲述了托妮对职责的热爱、对感情的探求、对人生的思索——她堪称职场上的强者、情感中的弱者、生活中的迷失者——最终她尽了自己的职责,让一场大灾难终止在萌芽中;她也找到了真爱,求得了人生的幸福。

伤害我们人生的,并不只是病毒;毁掉我们生活的,并不止是战争;让我们得到救赎的,除了医疗,除了胜利,还有爱和亲情。

# 车站里的旧时光

□ 李黄英(重庆)

15岁那年,我考上四川一所师范学校。离开家乡,去外地上学的那天,母亲将我的衣物和洗漱用品,连同她的牵挂与不舍,装进硕大的旅行包后,递给父亲,就转身忙起了家务。母亲不识字,送我去车站的重担落在了父亲肩上。

父亲显然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,他将墨绿色的旅行包甩到肩头扛着,就大步向前走。他的头微微仰着,喜悦像涟漪般在脸上扩散开。遇见熟识的人,他就卸下肩头的旅行包,自豪地指着我:“大女儿要去四川上学了。”叔叔阿姨们连忙送出称赞和祝福,父亲听了,脸上的喜悦又增厚了一层,笑容也更加灿烂了。

就这样,一路走走停停。到车站时,父亲还有些意犹未尽:“怎么这么快就到了?”那时候,我一心盼着早点抵达,去感受都市的繁华气息,不能理解父亲的落寞。

多年后想起那个瞬间,我才明白,父亲对我一番苦读终于有了回报感到高兴,为自己的付出有了价值而自豪,只是他还没有为这场急促的离别准备好,还得多陪我走一段路,多送一些祝福给我。

但车站就在眼前,父亲只好无奈地接受了离别即将到来这个现实。他迈着沉重的步伐,缓缓走向那个灰头土脸的车站。父亲给我买好车票,就在车辆回来回穿梭、搜寻着。发现了我坐的那班客车,父亲朝我招招手,就拉着扶手,跨了上去。他找好靠窗的位置,将旅行包塞在座位下,又小声叮嘱售票员几句,才转过头对我说:“在车上不要睡觉,拿好行李,到了学校打电话回来……”我点点头,朝父亲挥挥手:“爸,你回去吧!”

“好。”完成使命的父亲,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,声音轻轻、细细的,脸上早已没了送我出门时的神采。他的身体,钉在原地没动,眼睛却牢牢看着我。看着他生怕一眨眼我就被客车带走的紧张模样,我的鼻子一酸,扭头去看窗外。田野里那一棵棵绿色的蔬菜,在阳光的炙烤下,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。

车,终于启动了,带着我向远方驶去。我偷偷回头,发现父亲正斜靠在车站的柱子上,揉被尘土迷了的眼睛,阳光静静地趴在他的肩头。那个小小的车站,和父亲的身影,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慢慢小了,远了……

我以为这幅离别的画面,持续到我毕业就会结束。没想到,我离家去县城工作,它依然不时播放着。这一次次的离别,将父亲的背压弯了,头发也渐渐被风吹白了。那个小小的车站,也在时光的冲刷下,在日复一日离愁别绪的浸染下,褪去了原来的色彩,变得越来越旧了,老了。

直到我们买了车和房,将父母接进城里,车站离别那一幕,才从父亲的生活谢幕。虽然再没有了伤感的离别相送,那个小小的车站,却总是在我的梦里闪现。

每次回老家,路过镇上那个老旧的车站,看着那些即将分别的人们,父亲送我外出求学时孤独的身影和眼神流淌的不舍,又穿越时光,重回到我的脑海。那个小小的车站,依然和从前一样,安静地站立在时光中,唱着一首首离别的歌……

# 樱花三月天(外一首)

□ 黄官品(云南)

天空还没脱去倒春寒的外衣,似乎羞于见人  
大花桥头一树红翻天的樱花,让周围的高楼哑口无言  
让三月天的蜜蜂蝴蝶,过敏抽疯,一个个脑瘫  
怎么也飞不出一朵樱花的灿烂

一朵朵不满月的小花儿,一张张天生丽质的小脸蛋  
一枝挽着一枝的衣袖,一树背着一树的情爱  
仿佛一夜之间,穿着花衣裳跑出来  
簇拥在郊外,一声吆喝,坐上春天的大花轿

时空愣了一下,一尊尊花菩萨显灵了  
麻雀喜鹊布谷鸟,敲锣打鼓  
唱的唱,跳的跳,谁暗地里吹响一声撩人的口哨  
像喝醉喜酒,春风喊了一声美

### 大花桥樱花开了

倒春寒还没走出村口,一袭明媚的阳光  
喇咧跑到山头,将冰封雪盖的  
尘世,从低洼荒凉处撵走

春风大步流星,大花桥头的樱花  
云雾弥漫,一吨吨从枝头轰然跪下来  
春祭,满天红调亿计的花朵

喧嚣的街头,堵在半空的楼市  
在一树树樱花前,也像台下  
被忽略的观众,或追逐随之而来的白云

观花者如潮,刷屏抖的都是女神  
那一棵棵秃顶的杨树,在一片恍惚的目光中  
混迹在一朵朵灿烂的春色里

小巧湿润的花儿,活着没裙带  
也不靠借贷,在倒春寒还没走远的三月  
全身心的毅然绽放,一场春色贸易

刷去天空的寒冷,尘埃,旧疾  
一度承载冰雪的过往,速从体内消失  
遇见樱花的当下,春风才感觉活着

慕名而来的蜜蜂、蝴蝶,催春的布谷鸟  
注目,致敬,宣读大地枝头的序言  
一尊花菩萨,驱动一个春天

之后的日子,万物跨进时光的高堂庙宇  
大雄宝殿,挤满了南来北往给绿叶和花朵  
烧香拜佛,念经磕头的雨水



图片作者:周宇

# 菜园子(外一首)

□ 王行水(湖南)

穿越风雪直抵人间炊烟  
这一次趁着太阳尚未出门巡山  
我近距离把菜园子瞅个清清楚楚  
归来时仍旧是两手空空  
左手与右手的摆动却有点不太自然  
总感到池塘里突然蹿上一只鸭  
不停地在眼前扑楞

### 阿香的雷竹笋

江市古镇颇具发展眼光  
千年前就瞄准了市场力量  
三千条溪流围着雪峰山流淌  
在沅水与清江交汇的地方

江市自成一方水上旺市  
延续了数百年的商业繁华  
外出打工十五年的阿香  
回乡挑定了檀木冲二百个山头创业  
她种下的雷竹长成密林  
响应着惊蛰滚起的雷声  
笋子们山呼海啸地冲出地面  
一夜之间集结成声势浩大的美食兵团  
沿着蜿蜒山道深入竹林深处  
心花怒放的阿香情不自禁地微笑招手  
她生在春天带着花香的名字  
添上一缕热气腾腾的扑鼻馨香  
路口的古樟和夹道欢迎的木姜子树  
仿佛都在频频点头地作了证明



## 花骨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你一直在墙外  
一直举起粉红的箭  
一直张开粉红的镰  
一直露出粉红的剧毒

我很庆幸  
我有足够的锋芒  
退到绿色前面  
举起自己的骨头

风终将吹来  
蛛网已经落下  
命运启示——  
我必须放下盾牌  
理解你们存在的理由  
并学会原谅  
眼里的细沙